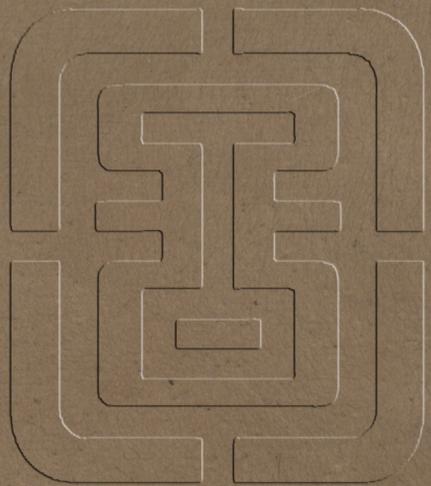




696



劉夢得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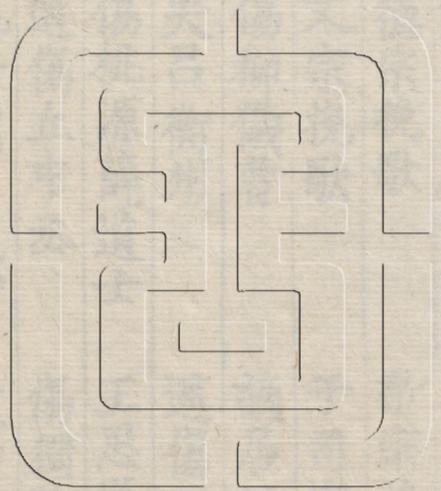
三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

哀挽

德宗挽歌

敬宗挽歌

文宗挽歌

于司空挽歌

傷柳儀曹

謫居悼往

哭呂衡州

遙傷段右丞

傷桃源薛道士

王思道碑堂

遙傷丘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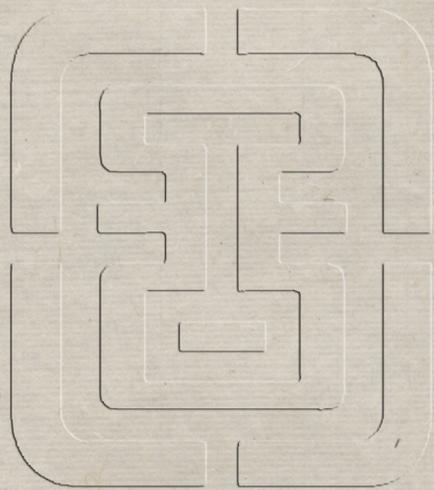
傷獨孤舍人

觀華州舅氏詩

袁公挽歌

代靜安佳人怨

傷愚溪



見元九侍御詩

傷秦姝行

悼妓詩

和憶故姬

傷循州渾尚書

哭龐京兆

再傷龐尹

哭王僕射

傷韋賓客續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

二首

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
操絃調六氣揮翰動三辰
運偶昇天日哀深率土人
瑤池無轍跡誰見屬車塵

鳳翼擁銘旌威燄異吉行
漢儀陳秘器楚挽咽

繁聲駐綉辭清廟凝笳背直城
唯應留內傳知是向蓬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

三首

寶歷方無限仙期忽有涯
事親崇漢禮傳聖法
躬家晚出芙蓉闕
春歸棠棣華
玉輪今日動不
是畫雲車

任賢勞夢寐登位富春秋
欲遂東人幸寧虞
杞國憂長楊收羽騎
太液泊龍舟
唯有衣冠在年
年愴月秋

講學金華殿親耕鈞盾田
侍臣容諫獵方士信

求仙虹影俄侵日龍鱗不上天空餘水銀海長
照夜燈前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 三首

繼體三才理承顏九族親禹功留海內躬曆付
天倫調露曲長在秋風辭尚新本支方百代先
讓棟華春

月落宮車動風淒儀仗間路唯瞻鳳翥人尚想
龍顏御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沈
日下西山

享國十五載昇天千萬年龍鑣仙路遠騎吹禮

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劍前周南有遺老掩
淚望秦川

故相國燕國公于司空挽歌 二首

彤弓封舊國黑稍繼前功十年鎮南雍九命作
司空池臺樂事盡簫鼓葬儀雄

陰山貴公子來葬五陵西前馬悲無主猶帶朔
風嘶漢水青山郭襄陽白銅堤至今有遺愛日
暮人悽悽

重至衡陽傷柳儀曹 并序

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柳浮

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
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
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
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雷電千里江籬春故
人今不見

謫居悼往

二首

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花前恨
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
哀仲卿泣

鬱鬱何鬱鬱長安遠於日終日念鄉關鷺來鴻

復還潘岳歲寒思屈平憔悴顏慙勤望歸路無
雨即登山

哭呂衡州時余方謫居

一夜霜風彫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
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
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當滿欲爲君刊第
二碑

遙傷段右丞

江湖舊游
南宮交代

江海多豪氣朝廷有直聲何言馬蹄下一旦是
佳城

傷桃源薛道士

壇邊松在鶴巢空
白鹿間行舊逕中
手植紅桃千樹發
滿山無主任春風

王思道碑堂下作

蒼蒼宰樹起寒煙
尚有威名海內傳
四府舊聞多故吏
幾人垂淚拜碑前

遙傷丘中丞

并引

河南丘絳有詞藻
與余同升進士科
從事鄴下不幸遇害
故爲傷詞

鄴下殺才子
蒼茫冤氣凝
枯楊映漳水
野火上

西林馬驪今無所
龍門昔共登
何人爲弔客
唯是有青蠅

傷獨孤舍人

并引

貞元中余以御史監祠事
河南獨孤生始仕爲奉禮郎
有事宗廟郊時必與之俱
繇是甚熟及余謫武陵九年
間獨孤生仕至中書舍人
視草禁中上方許以宰相
元和十年春余祇召抵京
師次都亭曰舍人以疾不起
余聞因作傷詞以爲弔

昔別一年少
今悲喪國華
遠來同社鷺
不見早

梅花

途次敷水驛伏觀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

詩處潛然有感

昔日股肱守朱輪茲地遊繁華日已謝章句此
空留蔓草佳城閉故林棠樹秋今來重垂淚不
忍過西州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 三首

五驅龍虎節一入鳳皇池令尹自無喜羊公人
不疑天歸京兆日葉下洞庭時湘水秋風至淒
涼吹素旗

丹旄發江臯人悲鴈亦號湘南罷瘵市漢上改
詞曹表墓雙碑立尊名一字褒常聞平楚獄為
報里門高

返葬三千里荆衡達帝畿逢人即故吏拜奠盡
霑衣地得青烏相賓驚白鶴飛五公碑尚在今
日亦同歸

代靜安佳人怨 二首 并引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
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于牆下
初公為郎余為御史繇是有舊今守于遠服賤

不可以誅又不得爲歌詩聲于楚挽故代作佳
人怨以裨于樂府云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
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秉燭朝天遂不迴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
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

傷愚溪

三首
并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爲沼
泚爲臺榭曰愚溪柳子歿三年有僧遊零陵
告余曰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

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鷺飛回
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隣家
唯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縱有隣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
之句因以和之

廊下題詩滿壁塵塔前松樹已鱗皴
古來唯有

王文度重見平生竺道人

傷秦姝行

并引

河南房開士前爲虞部郎中爲余話曰我得善
箏人于長安懷遠里其後開士爲赤縣牧容州
求國工而誨之藝工而夭今年開士遺子新詩
有悼佳人之目顧予知所目也惜其有良妓獲
所從而不克久乃爲傷詞以貽開士

長安二月花滿城花前女兒弄銀箏南宮仙郎
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逶遲心蕩漾高
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烏傳消息紺

輪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絃
錚撥指如玉皇帝弟子常家曲青牛文梓赤金
簧玫瑰寶柱秋鷹行歛蛾收袂凝清光抽絃緩
調怨且長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
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絕愁空堂從郎鎮南
別城闕樓舩理曲瀟湘月馮夷躑躑舞淶波鮫
人出聽停綃梭北池含煙瑤草短萬松亭下清
風滿北池萬松峯容州勝槩秦聲一曲此時聞嶺泉嗚咽南
雲斷來自長陵小市東薜華零落瘴江風侍兒
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籠博山爐中香自

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
與絃俱絕

夔州竇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
之因命同作

前年曾見兩瓊時今日驚吟悼妓詩鳳管學成
知有藉龍媒欲換歎無期空廊月照常行地後
院花開舊折枝寂寞魚山青草裏何人更立智
瓊祠

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
和之

鸞聲窈眇管參差清韻初調衆樂隨幽院妝成
花下弄高樓月好夜深吹忽驚暮槿飄零盡唯
有朝雲夢想期間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
行遲

傷循州渾尚書

貴人淪落路人哀碧海連天丹旆迴遙想長安
此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哭龐京兆

少年有俊氣嘗
擢制科之首

俊骨英才氣馥然策名飛步冠羣賢逢時已自
致高位得疾還因倚少年天上別歸京兆府人

聞空歎茂陵阡今朝總帳哭君處前日見鋪歌
舞筵

再傷龐尹

京兆歸何處章臺空暮塵可憐鸞鏡下哭殺畫
眉人

哭王僕射相公

名播時兼
鹽鐵暴薨

子侯一日病滕公千載歸門庭颯已變風物慘
無輝羣吏謁新府舊賓霑素衣歌堂忽暮哭賀
雀盡驚飛

傷韋賓客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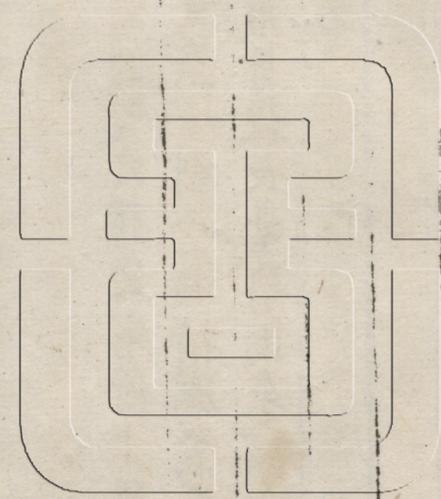
自工部尚
書除賓客

韋公八年餘位至六尚書五福唯無富一生誰
得如桂枝攀最久蘭省出仍初海內時流盡何
人動素車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

故池春又至一到一傷情鴈鶩羣猶下蛙蟻衣
已生竹叢身後長臺勢雨來傾六尺孤安在人
間未有名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一

賦

問大鈞

砥石

楚望

傷往

何十

謫九年

望

山陽城

秋聲

問大鈞

并序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閨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

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
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
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杜前一
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歎起伊人理之不可以
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
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窅冥翕闢兮走三辰以
騰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
之曰大鈞歆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爲獨陽高
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

運循名想象斯可得以許曰嘻蒙之未生猶泥
爾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大幸矣工
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卑去聲之以愚坦坦
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平聲
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
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
否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
謹薦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
何有之鄉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
有威神兮金甲而焯煌頷之使前兮其音琅琅

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
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意橐籥圉
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以愚覆爲
汝賦旣賦汝形輔之聰明去求世師資適攸宜
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宕爾
智斧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逕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
汝愚別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瘻兮招
太和而與居貫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宦奧
無示四隅軋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幾自無汝

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貞而騰氣者膺膺健而
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息爲體
以日新爲道倮鱗蜚走灌莽苞阜乃牙乃甲乃
殤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蕘各乘氣化不以意
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
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爲
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旣名物幾時
踳躄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
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父留謂我瞥如我一
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兮霜霰苦而中堅

松竹之皴皴索籜兮不若捭筍之可憐納材葦
而精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
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
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
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受
教而迴蘧蘧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
促盥端慮滌想委珮低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
期以壽志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腹
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

并序時
在卽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傷物嫗伏噫濕渝色壤
味雖金之堅亦失恆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
澀不可拔剖其室乃能出邇陽眇眇傳刃蒙脊
鱗然如瘡痂如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
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袖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
雜以烏膏切劑下上真質焯見躊躇四顧道爾
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
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
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慙作兮雄銜
爲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爲癘顧
秋蓬之不可刺兮尚可遊乎隴髀之外利物蒙
蔽才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
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兮
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兮揉錯銜鉉曰鼓曰揮兮
剗腴擊鮮皖燿燿以耀銜蒼淫夷而騰羶豈不
以涉暑而蒙冷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
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皴滑以滌
澗如衣澣垢若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

寒焰以破昏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
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
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爲利
法以砥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
得之傑材以湊一作奔起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
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
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
君天爲物天君爲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
乎無賢歟

楚望

并序

子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
錯雜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
氣窳是已囂霧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
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爲
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冷天濡
而零土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氣晻晻中人體
仄兮爲瘥爲瘵以曠滌煩兮利居高于物外我
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
空洞口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

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子榼軒之外羣山龍
從岡陵靡阰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
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瀕洞支流合
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贅
取噉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拏軒昂舞于盤
渦逮及收潦澹如綠醞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
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絲與空蒼然湘沅之
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
鳥嚶嚶三星明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

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拊樹童丘積空凝
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氣發于春季涉
夏如鏢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瀟沸翔禽跼
墮呀咻垂翅曦赫敲蒸陽極反陰二儀交精下
上相歆雲興天際欬若車蓋凝矚未瞬彌漫靄
靄對驚雷出火喬木糜碎粃地焚空萬夫皆廢懸
雷縷縷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
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旣望曜
千丹泉上鏡下冰湔塵濯煙宿麗潛芒獨行高
躔皓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

斐亶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霞暈乎
海孺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沈層瀾
鷄啁晰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以營
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
夢還猶仿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木卉
猶澤水泉收脉故道音削衍爲廣斥水禽嬉
戲引吭伸翻紛驚鳴而決起拾彩翠于沙礫時
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氣委
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遶響淅

瀝梢撼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秀坵躔
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
以成謠德伏波而精祠投秬粳以鼓楫秦鱸鮐
而如犧蟠木靚深孽杖憑之祈年去厲蠲劄祗
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却略躡跂渚
居鮮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遁伏顯舉潛
緹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于陸彼遊儵之瑣
類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
目亦有輕舟軒輊泛浮拖綸往復馴鷗相逐暮
夜澄寂嘯歌羣族傖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跡柝

於江城引哀獲於山木巢山之徒抨木開田灼
龜伺澤兆食而燔鬱收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
天熏歇雨濡穎垂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
勞而有年罷士間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浹淘汰
澆灑流注潰沲繁光熠爚貪賈來貿發於懷握
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耕耘之悒悒徒胼胝以
自鞫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
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方固幽求而縱
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
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閭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

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
恍臨高以觀物

傷往 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
爲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苦若人之天
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
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
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
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

無兮感復于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
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反之
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
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
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禪販之
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
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
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
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自
淒涼兮心伊鬱兮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

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圍
差跌擊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
童心兮如疑噫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
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惟兮欲歸我入寢宮痛
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絃柱絕瑤臺傾兮
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惚蟾夜
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閱
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
華謝兮焉從想翩僊於是非求僊宰與冥蒙信
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

神渡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

曰龍門風霜苦別一作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

深雌劍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一作子心洵如

行波洊浸淫悵一作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

已焉哉葍葍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

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

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

莊兮何人子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又放而愈疑心回沈

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
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評之曰嘻人莫不塞
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
間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稟五行動止有則
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
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
足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宵而變化之
殊常經曰剝極則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
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
裨蔓何罰而蹠蹠竝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

作舛馳似子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
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
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嗤或昔而
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
不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捨孰操堇啄之毒
琴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音其曹屠龍之
技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狶作踊之工非
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絡首縻足兮驥不
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涉于川其時
在風泐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

伊穰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
主者命邪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
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取其惡曷思其來曷期
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子退
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
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
者天莫濬者泉推已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
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

跋而天有寒暑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
顧堯之民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佯登高
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之木我
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兮涸者
洋洋天覆地生翳兮無傷彼族而居歸之投荒
彼軒而遊昨日析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
道與人紀咸一僨而一起去無父而不還林無
父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意
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
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望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
八極鴻蒙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
眸驚遐情於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
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
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
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
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遡阿閣如
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鳳兮葳
蕤旗升龍兮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

於庭樹掬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歡登灞
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葱葱兮佳氣
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騶
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
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踴于河上
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疊神光屬天而
照耀皖眷眷以馳精脊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
望有形視蠹蠹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
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煙
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

警言破來鏑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
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
舜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篋翠華
之儻來仰玄天以自許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
注淚染枝葉香餘紉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
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何見兮秦原
墓柏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
其望最傷侯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
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
獨含嘔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

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
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寧
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
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
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
憶月之歌歌曰

張衡側身愁思又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
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并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

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隕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
春陵之氣兮焉如踞昌運於四百舜至尊而伍
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銚刃之足舒懿王
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况蛇
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
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
德牙迄武乃獲相靈之欲縱心於昏藝其祆焰
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茲雄乘豐而騰振物
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

竊指讓以爲文嗚呼維禘器之至重兮蓋如山
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
事之云爾孰去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
可追外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秋聲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
絕然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
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宵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
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

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一作寒
蠶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跡之曉
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
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杵續
兮何泠泠虛牕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
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冷荒
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唧唧則
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
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
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

老鷹在韞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
驚力將衰兮足受繼猶奮迅于秋聲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一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二

論

辯迹

明贄

華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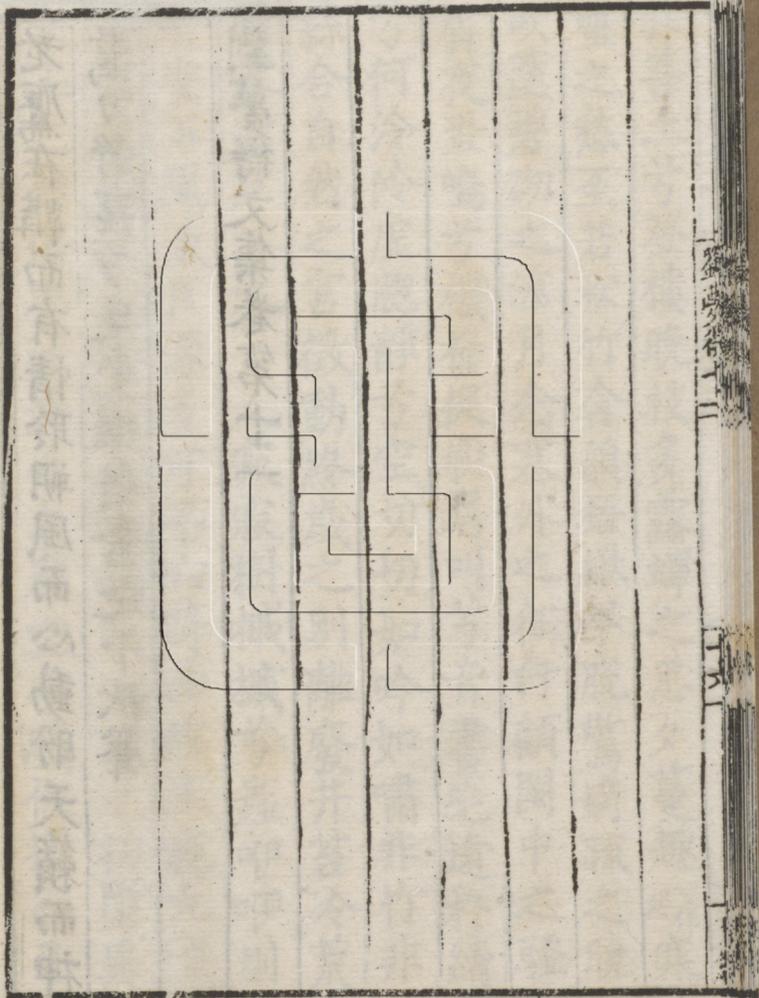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辯迹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崇視輔臣
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
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
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



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
與事乖爾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
必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
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
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
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爲帥使哉靖時告老且病
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
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
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
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

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
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
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
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
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
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李勣立擅
能失才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
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
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
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

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
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
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
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
夫芬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
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
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
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鳴似死義

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
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
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
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
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
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姑聞借今由士爲大
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
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
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

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終其許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許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爾子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

賢遍反

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

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恚書焉後之或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

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爾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學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學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佗人哉

天說柳子厚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疔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蠍出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

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
死而又穴爲堰洩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跡
爲川瀆溝血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
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
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
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
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
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
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
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立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
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
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
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
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

蘇離痔草木邪

天論上 并序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踞蹠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

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禁焚用酒斫材竅堅液礦剛鉉義制彊許作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

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
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善必罰當其賞雖三
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
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
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邪
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
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
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
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
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

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
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
易位賞怕在佞而罰怕在直義不足以制其疆
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實盡喪矣夫
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
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
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
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
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
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云有無惑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
云爾人恒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
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
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
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
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
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彊有力者先焉
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

邑郭求陰于華榱飽于籩牢

一作率

必聖且賢者

先焉否則彊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
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臣宋雖郭邑
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
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何哉人
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何哉天
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途而明乎天
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聲乎
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荅曰若知操舟乎

夫舟行乎滌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汜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怙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阡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爾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

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爾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爾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

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
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
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
物之尤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
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
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
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
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
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
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

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一作焰
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爾
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
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
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
常形爾必因物而後見爾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
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
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

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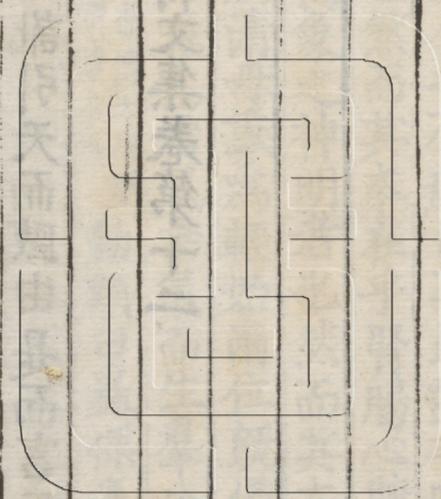
動類曰蟲裸蟲之長爲智最

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於人事在舜之庭

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二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易論

辯易

辯易九六

并大衍論與董生言易

乾之交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
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
子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
而稱也請徵諸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
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
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其餘世有六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
一爻世六策也一變而過多與歸奇而爲九再
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
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
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
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
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
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
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
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爲

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
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
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
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
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
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十而爲屯屯之六二
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
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
舉曰六筮由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
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夫艮

三艮上

之隨

三震下

唯二不

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
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
二曰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怏史以爲東宮
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悅姜
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
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
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
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去者苟以悅
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

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去非臻極之
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
爲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
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
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
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時尙從者什
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
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
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
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

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 餘一 益三 餘二 益二 餘三 益一 餘四 益四

第二指 餘三 益二 餘二 益一 餘四 益三 益四 益三

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右揲著數

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 遇一 益三 并卦一 為五 遇三 遇二 並謂之少 與一同

第二指 遇一 益二 并 為四

第三指 遇一 益二 并 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
策四四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陽爻六一爻三十

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 遇四 益四 與 卦一 為九

第二指 遇四 益三 與 卦一 為八 遇三 亦同

第三指 遇四 益三 與 卦一 為八 遇三 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

四策四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

之策百四十有四注云陰爻六一爻二十

四策六爻一百四十四策

第一指 遇一 益三 并 為五

第二指 遇四益三并
卦一為八

第三指 遇四益三并
卦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
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
為少陽

第一指 遇四益四并
卦一為九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
卦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并
卦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指少以多為主通計
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

為少陰

第一指 遇少謂一二三
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 遇多謂三四
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 又遇少謂一二
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
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
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過多謂四
也止於九

第二指 又遇多謂三
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 遇少謂一二
也止於四

右初指多第二指並多第三指少以少爲
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
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

遇少止
於五

第二指

又遇少
止於四

第三指

遇多止
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爲主通
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
八爲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

謂艮之隨夫艮

艮下

之隨

震下
艮上

唯六二爻不

動餘五畫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夫屯

震下
坎上

六位盡不過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

即以世爻爲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六二

爲占則遇八夫豫

坤下
震上

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

爲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去內曰貞外曰悔震

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言得此兩卦震在

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

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爲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舉

老陽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

者舉老陰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蕃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凡六十四卦都三百

八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

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

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

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牡有究少陰

之柔有始有牡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

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

施於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為震初九再動于牡

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象之

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陰而生巽象之八

謂少陰之八為巽初六再動于牡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

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

分為八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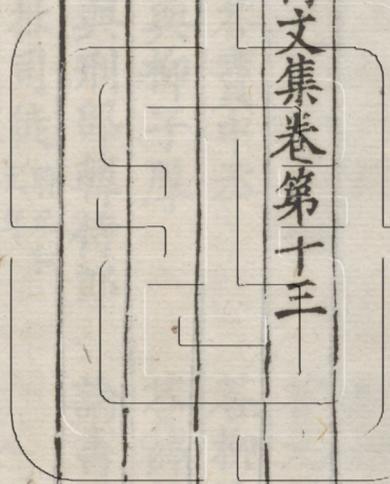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
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
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
震象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
同劉子曰昭此說用玄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
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
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
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
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玄

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四

書

上杜司徒

獻權舍人

代荅于襄州

荅元使君

荅竇中丞

荅柳子厚

與柳子厚

荅薛郎中論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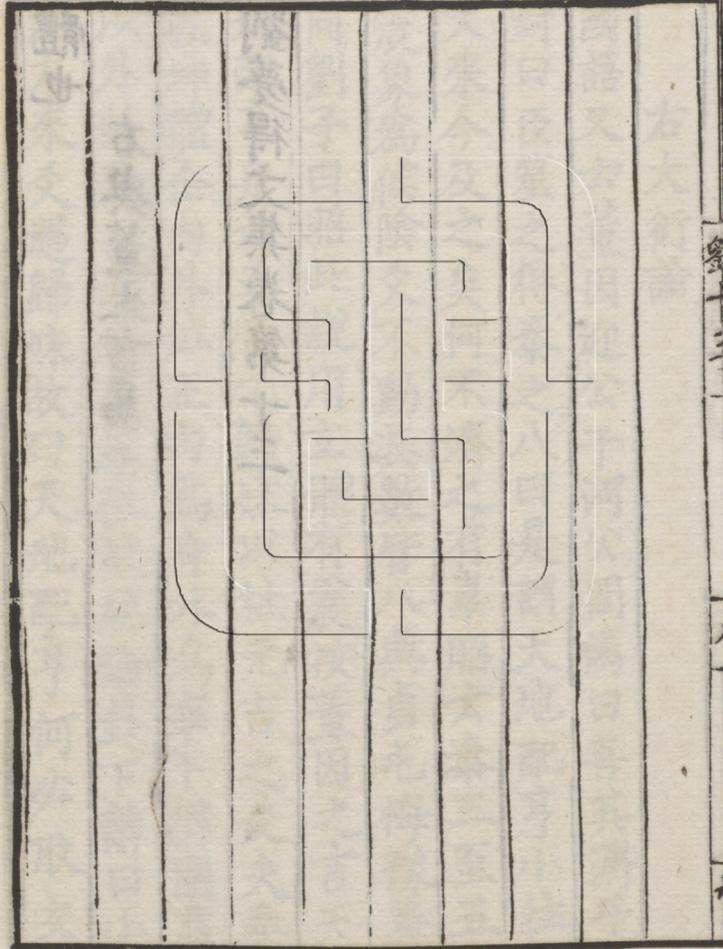
與刑部韓侍郎

論書儀

上杜司徒

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郎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劉某謹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閣下



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爲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爲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他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顛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愬謂慎獨防微爲近隘謂艱貞用晦爲廢忠菊徇已陳刻舟徒識罟獲隨足俵然無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

可乎大凡怕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怕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爲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間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贖相公知人之鑒

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
寒心銷志以生為慙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
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
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各為弭謗之具
以吞聲為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
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
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
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橫為口語所中獨相
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為之流涕以訣又
不得已而譴則為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

侔矣抑余又聞曩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誠敬於
山園上公亟稱於人以為不懈于位今則有脩
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
禮畢一朝慶衍誥言敷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
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絳踈目可封之
代乃為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
蹈者思起必諱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
子諱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箝口自絕為
智以甘心受誣為賢嗟然自各求知於默彼李
斯逐焉而為上卿鄒陽囚焉而為上客二子者

豈默以求知者邪若可許而不言則陷於畏可
言而辯則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
處之哉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
來始赦然以愧又缺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
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辭敢聞左右投所
閱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
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缺而知心目之可亂
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檢煤而知聖賢之
可疑況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
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

嫌而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
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寃以器聲動罹險中
皆出意表雖欲周防去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
多辯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芽始奮枝
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嗚呼人必求知不
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何譖行愛強
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
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
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泰甚古
今同途是以前脩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

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
己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麝違命也
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
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他仁於
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
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己必怙於所安
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
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
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
于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

矣嘗欺謾於言說矣嘗踏貪於求取矣嘗狎比
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買直矣
嘗詬譎以取容矣嘗漏言於諮諏矣嘗販務於
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
止於弃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
庸可而弃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
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絃尚驚
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
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悴增感伏
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尚舊

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
顧異如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
嗤可以時久而息引我大信以祛羣疑使惇惇
微志無已矣之歎覲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
足西嚮謝恩有所復以塵纓黷貂稱故吏於相
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
極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亦終不可睽也否
而後泰亦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得途於旣
迷與夫平居不爲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
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

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
郡國投荒爲民者咸釋桎梏遂還里閭繫於稍
食猶在羈絆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
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間瘠
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閔
其至誠而少加推愆命東曹補吏置籍於滎陽
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楸誓當齋志沒
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
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
浦資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

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
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
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為惠有生成之重雖
百穀之仰膏雨豈諭其急焉嗟哉小生仕逢聖
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
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
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
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到
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
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

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
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
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壑孤志多感
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
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
衆之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
琢靡遺分陰乃念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
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顛顛懇懇於其間思有所

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卽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斲端較是非敢關于左右猶夫礦朴納於鎔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

指顧其詞汰而喻僭誠黷禮也繫游藩之久覲尚舊而霽嚴禹錫惶悚再拜

代京兆李尹荅于襄州

二首

閣下以大基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修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閣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崇勲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

都者無害爲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
他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閣下宣風江漢爲諸
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爲羣
倫所觀非據之榮赦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又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
移羣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爲望之旨於
古儀爲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
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閣下之雄辯使
矚然爲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

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頽波而逢其源既
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
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爲重循汲直之言
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
以增閣下之重爾實白

荅饒州元使君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
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
號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
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決于舉郡首隊伍之法

以及于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鍾而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扞也故揚權所見以累下執事六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斂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耕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鉅

筭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黨有二也顧遭時不同爾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爲吏者率以仁怒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爲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爾太史公去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已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爲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軸罷

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
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不能斟酌盈虛
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爲簡以清一身爲廉以守
舊弊爲奉法是心清於振闡之內而柄移於胥
吏之手歲登事簡猶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
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
政詣理切情并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
非止乎一身心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
心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
之方甚裕而不使侵竅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

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
關於猾吏逋士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
以補販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爲邦之要深切著
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
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爾有
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爲大履
番禺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畝鍾之
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鬪力狃於輕悍
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檟苦金豐鐐銑齊民往
往投鉞基而即鑿鑄損絲枲而工牽擷乘時詭

求其息倍稱閒聞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
坐簿書舛錯爲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
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
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
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人心
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
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
韓宣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
剽劇一計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
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郡司馬更閏餘者

弄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僚之善否盍嘗
問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馭
之戒均權以制動亟隸一作疑以稔勇平居使不
憤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悉於
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
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警言重曉左右爾

荅容州竇中丞

健步劉子良至根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
言一發華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
官者爲不鮮矣求其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

之未必不詎病爾今夫披弓注矢翹空而發者
人自以爲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
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
蝸蟻相喧不啻於穀弓射空者矣孰爲其的哉
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
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旣乎閒承
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
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
南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
泄恒燠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佑藥兼味以禦

稷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
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己與養民非二道也矧
羣情之顛顛乎禹錫再拜

答柳子厚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負來屑末三幅
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亶亶茂勉甚悉相思之苦
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
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
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辭甚約而味
齋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

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
信然以生癰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
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毅而中
微存乎佗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能我衡苟然則
譽弄者皆弄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
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與柳子厚

閒發書得筆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
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
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

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
寤事袖鷲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
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 枵然貌存
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
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邪想足下因
僕書重有槩爾不宣禹錫白

荅道州薛侍郎論方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
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
心有槩焉以爲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

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
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
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
著竒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猥以一物
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
諸屑近亦以摺拾慮怕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
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佗立論率以弭病於將
然爲先而攻治爲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
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榮言被攘必因其風俗
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灸有陰陽之候煎烹有

少多之取撓

反火高

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

所走薰有所歸存諸織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

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

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

灌餌啞然啼號巫媪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

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

者必睨

一作睨

然武健可愛著己之不如遂從世

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

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

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脉以探表

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
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為憐矣爾來垂三
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
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
者為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
貺之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爾常思世人
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於
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
氣笑人言醫以為非急昌言曰飴口飽腹藥其
如我何所乘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佞佛遂甘

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
藥焙法謹如教地之隱果不能傷雖音胡水
寫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
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
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怡悵不宣

與刑部韓侍郎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為第一官然猶議者
慊然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眾
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
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爾前日赦書下郡國

有奔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
機固省度而釋豈鼯鼠所宜承當然譬諸蟄蟲
坏户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
歆然翹首與生爲徒况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
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旣得
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荅道州薛郎中論書儀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
子中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
儀凡兄姊之齒有惟無伏佗以是爲衰其於匹

敵即前古願後古白而已大曆初李贇皇賈常
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
有從末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
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
爲宜而在愚爲過豈不甚幸歟故盡言於兄期
有以相暢爾夫禮之文爲著定宜尊宜卑猶四
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
移管劬仲不敢當命卿之事虞人不敢承士之
招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爲大將軍而虧九卿
王祥不爲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

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爲兄長於大曆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絕如綫其後爲御史四方諸侯率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異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他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爲宜不當輕怪衆咸听然而哈復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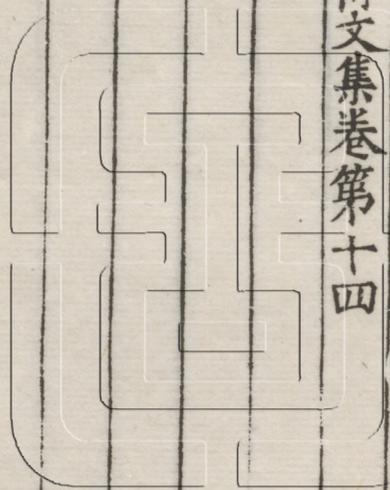
愚云子奚不碧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評皆昵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爾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夔獨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爲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噤爲駭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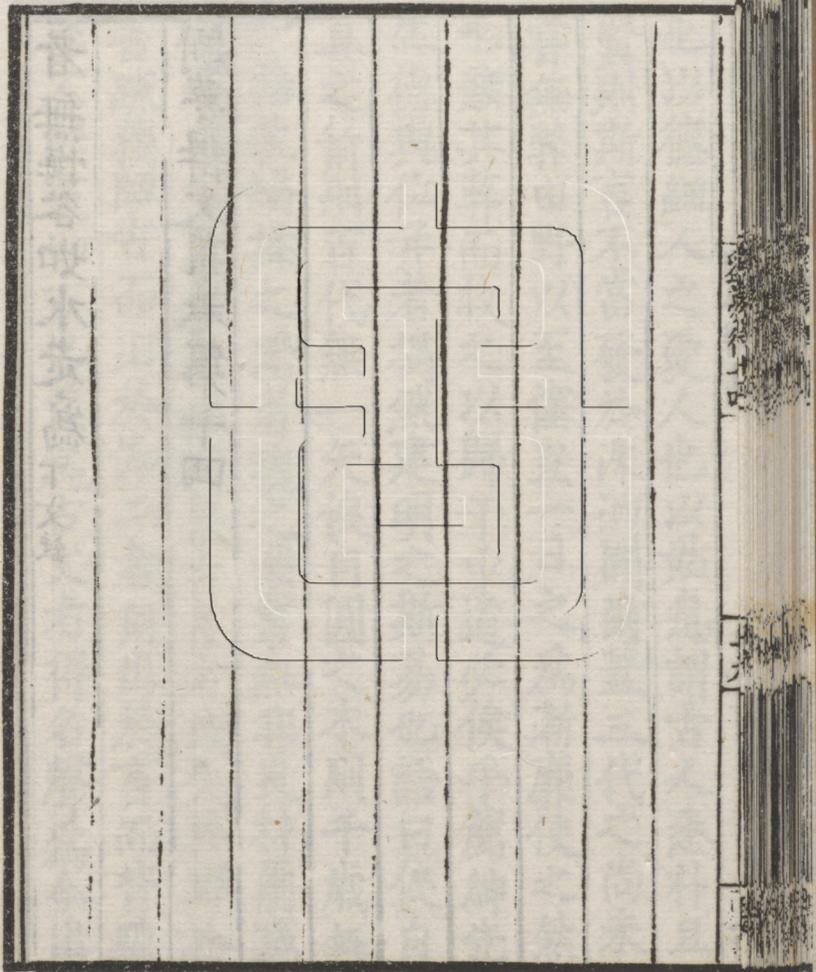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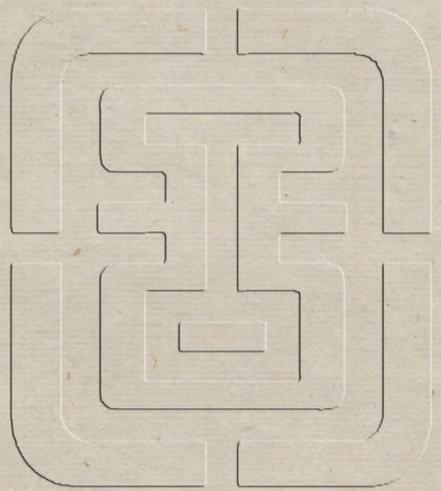
劉夢得集卷第十四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
賢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爾蓋三代之尚未
嘗無弊由野以至僊豈一日之為漸靡使之然
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必俟乎薦紳先
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
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
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爾竊
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
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
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為古文者得名聲為今出

者無悔咎如水走為

下文錢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四





香無對谷叟水

下

九

